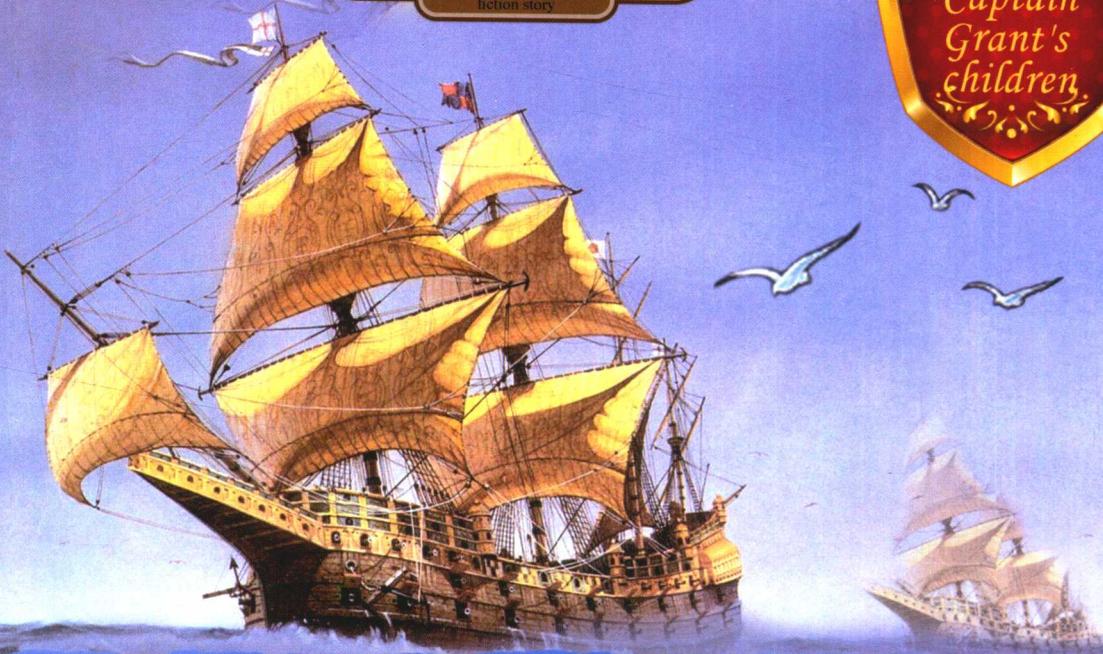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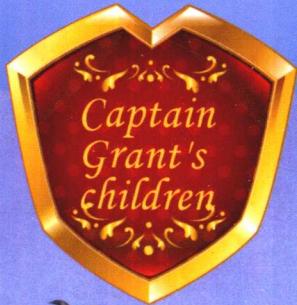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A classic world science
fiction story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凡尔纳 著

叁壹 编译

(上)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A classic world science
fiction story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凡尔纳 著

叁壹 编译

(上)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法) 凡尔纳 (Verne,J.) 著；叁壹编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7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叁壹主编)
ISBN 978-7-5513-0027-8

I. ①格… II. ①凡… ②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
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3830号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上)

主 编 叁 壹
原 著 (法) 凡尔纳 (Verne, J.)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版式设计 刘兴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w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27-8
定 价 59.80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200

前 言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

由于青少年受到知识、阅历以及阅读欣赏经验的限制，他们对于读物的选择往往倾向于趣味性、故事性，因此，历险、科幻、探案类读物在多次中小学生阅读情况调查中，都被大多数青少年列为自己最感兴趣、最爱看的图书之一。

历险、科幻、探案类故事有着极其曲折的故事情节，极丰富的想像力，因此对青少年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阅读此类读物中的经典作品，可以极大地提升青少年的勇气与智慧，培养他们正直、勇敢和坚强的良好品德。

例如，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风靡世界一百多年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作品，故事曲折、情节紧凑，既不血腥，又很有趣，十分适合青少年阅读，而主人公福尔摩斯正义、坚强、机智的品德和敏锐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严谨的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自问世以来，就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青少年心目中不朽的英雄形象。

同样具有广泛影响力，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热烈欢迎的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历险作品，则将探险和科学完美结合起来，书中不仅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还包含大

量各类学科的知识，犹如一本百科全书，令读者爱不释手。凡尔纳在他的作品中，都不遗余力地歌颂了人类在科学领域内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临危不惧、百折不挠、患难与共的高尚品质，是青少年学习和借鉴的好榜样。

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许多青少年题材作品，则更符合少年儿童的阅读口味，这些作品多以儿童为主角，以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对待财富、宗教等事物态度上的区别，从儿童本位的价值观出发，肯定和赞美了孩子的生命活力和天真纯洁的本质，并从儿童的视角，抨击了自私、残忍、冷酷等人性的丑恶面，歌颂了勤劳、勇敢、正直等优秀的品德，对青少年有很大的教育和启迪意义。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本好书就像一盏明灯，会照亮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经典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人类长期思考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明的精髓，承载着作家的道德品质和道德理想，是人类文化的宝库，青少年正处在一个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关键阶段，这些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丰富他们的人生经验、充实他们的课外生活，犹如最好的导师和朋友，伴随他们一同成长。

目 录

(上)

第一 部

第一章	天秤鱼	(1)
第二章	文件之谜	(6)
第三章	玛考姆府邸	(12)
第四章	格里那凡夫人的想法	(17)
第五章	邓肯号出航	(21)
第六章	住进六号房的乘客	(25)
第七章	巴加内尔的来由	(30)
第八章	邓肯号又增一雄	(35)
第九章	麦哲伦海峡	(41)
第十章	在南纬三十七度线上	(48)
第十一章	穿越智利	(54)
第十二章	在一万二千英尺的天空	(59)
第十三章	从山上下来	(64)
第十四章	一枪似有天助	(70)
第十五章	巴加内尔的语言	(75)
第十六章	科罗拉多河	(80)
第十七章	大草原	(87)
第十八章	在蓄水场搜寻	(95)

第十九章	遭遇红狼	(103)
第二十章	在阿根廷平原上	(110)
第二十一章	独立城堡	(115)
第二十二章	洪水泛滥	(121)
第二十三章	像鸟儿一样生活	(128)
第二十四章	仍旧是鸟儿的生活	(134)
第二十五章	水火无情	(141)
第二十六章	大西洋	(147)

第二部

第二十七章	返归船上	(153)
第二十八章	透利斯坦达昆雅	(161)
第二十九章	阿姆斯特丹岛	(168)
第三十章	巴加内尔与麦克那布斯打赌	(175)
第三十一章	印度洋的狂澜	(185)
第三十二章	百奴衣角	(192)
第三十三章	艾尔通	(199)
第三十四章	去内陆	(207)
第三十五章	维多利亚省	(213)
第三十六章	维买拉河	(219)
第三十七章	柏克与斯图亚特	(226)

(下)

第三十八章	在墨尔本到散达斯特的铁路线上	(233)
第三十九章	获得地理课第一奖	(240)
第四十章	亚历山大山的金矿价值	(248)
第四十一章	澳大利亚的报纸	(256)
第四十二章	少校认为一定是猴子	(263)
第四十三章	做了畜牧主的百万富翁	(271)
第四十四章	澳洲也有阿尔卑斯山	(279)
第四十五章	使人震惊的事变	(287)
第四十六章	上陆——西兰	(295)

第四十七章	焦急的四天	(303)
第四十八章	艾登城	(311)

第三部

第四十九章	双桅船麦加利号	(318)
第五十 章	重温新西兰历史	(325)
第五十一章	新西兰岛上的杀戮	(331)
第五十二章	暗礁	(337)
第五十三章	应急的水手	(344)
第五十四章	吃人风俗的话题	(350)
第五十五章	那里是应该避开的地方	(354)
第五十六章	该地的当前局势	(360)
第五十七章	三十英里以北	(368)
第五十八章	民族江	(375)
第五十九章	奇特的道波湖	(383)
第六十 章	一位毛利酋长的葬礼	(391)
第六十一章	最后的紧要时刻	(397)
第六十二章	这里是禁山	(404)
第六十三章	巴加内尔献计	(414)
第六十四章	前后夹击	(421)
第六十五章	邓肯号到新西兰的东海岸来的原因	(429)
第六十六章	艾尔通与彭·觉斯是什么关系呢?	(436)
第六十七章	有条件的交换	(442)
第六十八章	呼声起自夜半	(450)
第六十九章	达抱岛	(458)
第七十 章	巴加内尔最后的失误	(467)

第一部

第一章 天秤鱼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北风呼呼地吹着，一艘华丽的游船开足了马力，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航行。在桅樯的斜杆上飘拂着英国国旗，大桅顶上垂挂着一面小蓝幡，上有金线绣成的“E. G.”两个字母，以及一个公爵冕形标记。这艘船名叫邓肯号，由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的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所有，格里那凡爵士是驰名全英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协会最出色的会员。邓肯号刚完工不久，驶到克莱德湾外风海的地方试航，现在正要驶向格拉斯哥。格里那凡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

在看到阿兰岛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船后浪槽里扑进来一条大鱼。船长约翰·孟格尔马上叫人把这事告诉格里那凡爵士。爵士和麦克那布斯少校来到艉楼顶上，问那是一条什么鱼。

“啊！爵士，”船长回答说。“我想那是一条老大的鲨鱼。”

“这一带海域会有鲨鱼？”爵士惊奇地问。“是的，这种鲨鱼因为头像天秤，因此大家叫它‘天秤鱼’，”船长回答说，“它能生活在任何温度的海洋里，在任何温度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它，若不是我看错，应该就是那家伙了！如果阁下和格里那凡夫人高兴看一种稀奇的钓鱼法，我们很快地就可以知道事实了。”

“你的意见如何，麦克那布斯？”格里那凡问少校，“你赞成试一试

吗？”“你愿意，我就赞成，”少校悠闲地回答。“这种可怕的鱼除不尽。”孟格尔船长又说，“如果阁下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既是一幕动人的景象，又是有利于人群之举。机不可失，我们就为民除一害吧。”“你就这样做吧。”格里那凡爵士说。海伦夫人得到通知后也上到艉楼顶上来了，她十分乐意来看看这幕与众不同的场面。大家可以清楚地看见鲨鱼在明净的海面上迅速地游来游去，它忽而沉入水底，忽而飞跃前进，敏捷迅速。孟格尔开始发出命令。一条粗绳被水手们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块厚腊肉。那鲨鱼在五十码以外就闻到那块香饵的味道，它迅速地靠近游船，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拍打着波浪，尾巴保持着全身的平衡，笔直前进着。它一面向前游，一面瞪着两只突出的大眼睛，眼里仿佛燃烧着欲火，翻身时，张开的两颚显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好像一把双头铁锤按在一个长柄上。果然不出约翰·孟格尔所料，这是鲨鱼中最贪馋的那一种，美国人叫做“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有人叫它作“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出神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为了更容易吞噬，它打了个滚，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到它的喉咙里就不见了。然后，它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赶快旋转帆架末端的转轮，把鲨鱼吊了上来。

鲨鱼离开了水面，蹦得更加厉害。船上的人们想方设法要制服它：用第二根绳子套住了它的尾巴，使它无法动弹。不一会儿，它就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然后，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狠命地一斧头把它的尾巴砍断了。

那怪物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钓鱼的一幕结束了。但是，水手们的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在船上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仔细找一下它的肚子。希望找到一点儿意外的收获。因为鲨鱼什么都吃，而且它往往不会让人们的愿望落空。

格里那凡夫人不愿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艉楼去了。鲨鱼还在喘息着。这只鲨鱼有七英尺长，六百多磅。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但却算是鲨鱼中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人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头剖开了那大鱼的肚子，除了被吞进去的鱼钩，肚子里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已经饿了很久了。正当没精打采的水手们要把那残骸扔下海，水手长注意到在鲨鱼的肚子里有个粗

糙的东西。

“奇怪！那是什么呀？”他叫起来。

“那是一块石头，”一个水手回答说，“那家伙吞下去用来平衡身体的。”

“看清楚点！”另一个水手说，“那分明是个炮弹，打进了这坏家伙的肚子，还没消化呢。”

“你们都别吵了，”大副汤姆·奥斯丁道，“这家伙是个酒鬼。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什么！”格里那凡爵士也叫了起来，“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没错，”水手长回答，“但是，这瓶子不像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那么，奥斯丁，”爱德华爵士命令道，“你把瓶子取出来。小心点！海上找到的瓶子里往往有宝贵的文件。”

“你相信这事吗？”少校问。

“我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事。”

“啊！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看法，”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呢。”

“一会儿我们就知晓了，”格里那凡说。“怎么样，奥斯丁？”

“你看，”大副回答，指了指费了他好大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怪模样的东西。

“好，”格里那凡说，“叫人把那个难看的东西洗干净，拿到艉楼里来。”

奥斯丁把这离奇的瓶子送到了方厅的桌子上。桌子旁坐着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约翰·孟格尔，连好奇的海伦夫人也围了上来。在海上，小事都是当做大事看待的。大家看着这只玻璃瓶子，好一阵都没有说话。这里面装的是关于一个海难的线索呢，还是一个无聊的航海者写的一封闹着玩儿的信？

为了要知道其中的究竟，格里那凡开始着手检查瓶子。他小心翼翼，好像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大案件的案情。格里那凡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件表面上看来无所谓的事，往往却关联着一个重大的事件。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格里那凡先检查外部。这是个细颈瓶子，口部很坚实，还有一节生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也不致破裂，一看就知道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酒商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

档，椅档敲断了，瓶子仍然安然无恙。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够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整无损，可见它是多么的结实。

“是一只克里各酒厂出的瓶子。”少校随便地说。少校是酒的行家，所以对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单知道是哪家酒厂出的瓶子，却不知它从何而来，有什么用呢？”

“我亲爱的海伦，”格里那凡爵士说，“你看，瓶外面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在海水的浸泡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被鲨鱼吞进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我们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

“我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一层杂质，肯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旅途。”

“可是它会从哪里来呢？”格里那凡夫人问。

“别着急，我亲爱的海伦，研究这瓶子要耐心点。若不出我所料，瓶子本身会给我们答案的。”

格里那凡一面说着，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露出来了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的瓶塞子。

“可惜啊！”格里那凡说，“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被侵蚀了。”

“恐怕是的。”少校也惋惜着。

“我还有个想法，”格里那凡又说，“瓶口如果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就会进水，然后沉到海底，幸而鲨鱼吞了下去，才被带到了邓肯号上来。”

“有这可能，”约翰·孟格尔回答。“但是，它是由这种喜欢逆风逆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如果它是在漂流中被打捞上来，知道捞获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我们经过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可以推算它漂泊的路程；现在是不可能了。”

“我们看看再说吧。”格里那凡回答。他小心地拔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弥漫在艉楼里。

“里面是什么？”海伦夫人迫不及待地问。

“果然不出所料！”格里那凡说，“里面有文件！”

“文件呀！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起来。

“不过，”格里那凡回答说，“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都贴在瓶上了，拿不出来。”

“把瓶子打破吧。”少校说。

“我倒想不要把瓶子搞破。”爵士反驳说。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好，”海伦夫人附和说，“但是要得到瓶中比瓶子更重要的文件，就只好牺牲瓶子了。”

“只要把瓶颈子敲掉，文件就可以完整地抽出来了。”约翰·孟格尔建议说。

“就这样吧！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叫道。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格里那凡爵士虽然舍不得，也只有下决心敲断那宝贵的瓶子的颈子。因为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几块纸粘在一起。格里那凡小心地抽出那些纸头，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急切地挤在他的身边。

第二章 文件之谜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的侵蚀,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字迹。格里那凡爵士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颠来倒去地看着,又摆在阳光下照照,海水没有侵蚀掉的字迹,最细微的一笔一画都观察到了,然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并且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

“从没有磨掉的那几个字看来,这里有三种文字:一种是英文,一种是法文,还有一种是德文。它们可能是三份不同的文件,也可能就是一份。”

“那么,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格里那凡夫人问。

“我亲爱的海伦,我无法肯定,因为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个文件上的字可以互相补足吧?”少校说。

“应该是可以的,”孟格尔回答,“因为海水不能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的字同时侵蚀掉,我们把那些剩余的字句凑合起来,总可以看得懂它的意思。”

“不错,”格里那凡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地来。先从英文开始。”

残余的英文就只剩下面这些了:

62	Bri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没法看懂上面的意思,”少校失望地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那些字总是英文呀。”

“可以肯定的是,”格里那凡爵士说,“有这么些词是完整的 sink(沉没), aland(上陆), that(此), and(及), lost(必死)。还有, skipp 显然就是 skipper(船长),这个船长的名字叫 Gr…(格…什么的,大约是一只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还有,”孟格尔回答。“monit 应该是 monitor(文件),而 ssistance 是 assistance(救援)了。”

“这样一看,就有点眉目了,”海伦夫人说。“可惜的是,”少校回答,

“没有完整的句子。我们无法知道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里。”

“我们会知道的。”爵士说。

“是没问题，会找到答案的。”少校又说，他总是会接纳别人的意见。“但是怎样去找呢？”

“刚才说过，我们可以把三个文件互相补足。”

“我们就这样做吧！”海伦夫人又跃跃欲试。

第二块纸比第一块侵蚀得更厉害，只剩下下面几个毫不相关的字：

7 Juni Gla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孟格尔毫不犹豫地说。

“你懂德文吧，孟格尔？”格里那凡爵士问。

“是的，我懂。”

“那么，你看看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说道：“7 Juni 就是六月七日，联系英文文件上的 62，就是一个完整的日期：一八六二年六月七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出事的日期了。”

“太好了！”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同一行，还有 Glas 这个字，”年轻的船长接着说，“把第一个文件上的 gow 字和它凑起来，就是 Glasgow 一词，这只船应该是格拉斯哥港的。”

“我的意见和你一样。”少校同意说。

“文件上第二行全没有了。”孟格尔又说，“但第三行可以确定两个重要的字：zwei 是‘两个’的意思，atrosen 应该是 matrosen，意思就是‘水手’。”

“那就是说一个船长和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完全有可能。”格里那凡爵士回答。

“老实说，下面 graus 这一个字让我很为难，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船长接着又说，“也许第三个文件会告诉我们它的意思。至于最后两个字：bringt、ihnen 的意思就是‘恳求’，如果我们把第一份文件第六行上的那个英文字凑上去，就是‘恳求救援’，这是毫无疑问的。”

“恳求救援！但是那些人在什么地方遇到不幸的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出事地点还一无所知！”格里那凡爵士说。

“希望法文文件说得更明白点。”海伦夫人说。

格里那凡爵士回答道：“我们再看看法文文件吧，大家都懂法文，也就容易研究了。”

第三份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stral	abor
contin	pr	cruel indi	jeté	ongit	et 37°11'
lat					

“这里有数目字，各位快看！……”海伦夫人激动地大叫。

“我们还是按顺序来看，”格里那凡爵士说，“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字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头几个字是‘三桅船’，把英法文两份文件凑在一块，就可以看出完整的船名，叫做‘不列颠尼亚’。第二行中只有后面的 *austral* 有意义，大家都知道这是‘南半球’。”

“这已经是一点宝贵的启示了，”孟格尔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

“太不具体了。”少校说。

“让我再接着说下去！”格里那凡又说。“*abor* 这个字应该是 *abor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他们到达一个什么地方呢？*contin* 应该是 *continent*(大陆)，这 *cruel*……”

“*cruel!*”约翰·孟格尔叫起来，“正好就是德文 *graus*……*grausam* 这个字啊！就是‘野蛮的’意思了！”

“继续！我们再看下去！”格里那凡说。当那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意思，他的兴趣也跟着大大增加。“*indi* 是不是就是 *inde*(印度)这字呢？还有 *ongit* 这个字，一定就是 *longitude*(经度)！下面说的是纬度：三十七度十一分。好了！我们知道具体的位置了！”

“但是还是不知道经度呀！”麦克那布斯说。

“我们不能太苛求了，我亲爱的少校！”格里那凡回答。“有正确的纬度已经不错了。这三份文件很显然是彼此逐字直译出来的译文，这张法文文件是三份文件中最完整的一份，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把三份并成一份，用一种文字表达出来，就可以得出它们最完备明了的意思。”

“选哪一种文字呢？”少校问。

“法文！”格里那凡回答，“法文是三份中最完整的。”

“而且，”孟格尔回答，“法文是我们大家都懂的。”

“那么,我把这些单词凑在一块,单词之间的空白仍然保留,把没有疑问的词互相补充。现在我就把这文件写出来,然后大家再一块研究。”

格里那凡拿起一支笔,过了一会儿,他递给他的朋友们的张纸上写着下列的几行字:

1862年6月7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	格拉斯哥
沉没	戈尼亞	南半球
上陆	两名水手	
船长格	到达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地
抛此文件	经度	
37度11分纬度		
恳请救援		
必死		

这时一个水手来报告说:船已进入克莱德湾,请船长下令。

“您的打算如何?”孟格尔转过脸来问爵士。

“先开到丹巴顿,让海伦夫人回玛考姆府,然后我去伦敦把这文件送给海军部。”

船长照此下了命令,报告的水手就传达这个命令去了。

“现在,朋友们,”格里那凡说,“我们来继续研究。我们找到了一条大商船失事的线索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就靠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我们一定要找到答案。”

“我们都准备这样做,亲爱的。”海伦夫人回答道。

“首先,”格里那凡接着说,“我们要把这文件的内容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处理:(一)已经知道的部分;(二)可以猜到的部分;(三)尚未知道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一八六二年六月七日格拉斯哥港的一艘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这个文件在纬度三十七度十一分的地方丢下海里;船上有两个水手和船长还活着,请求救援。”

“没错。”少校说。

格里那凡又说:“我们接下来猜到的是:那艘船是在南半球海面上失事,请大家注意‘gonie’这个字。这个字是不是指一个地名呢?”

“是Patagonia(巴塔戈尼亚)呀!”海伦夫人突然叫道。

“但是巴塔戈尼亚是在南纬三十七度线上吗?”少校问。